

# 《四世同堂》第三部《饥荒》(下部)

◆ 老舍

## 他害怕，害怕，还是害怕

东阳续了病假。他认为，帮助日本人制造恐怖，是一个最有效的办法。恐怖可以使日本人有平安地占据北平的可能，恐怖也让他有得到高官厚禄的可能。他从来没想象过，恐怖本身到底是什么样的。他从来没有想象过，那些年轻的小伙子和姑娘被捕时的颤抖，或者他们的父母有多么痛心。相反地，当他去报告，要日本人去逮捕人的时候，他总是把小伙子 and 姑娘当成送给日本人的花或别的礼物。鲜花和礼物没有感情和苦痛。即使有时看到他逮捕的年轻人眼中含着的泪，也会把眼泪想象成花朵上的露水，日本人接到当作礼物送来的花，会更高兴。

他伤害他们，不是出于仇恨，也不感激他们的血肉作为台阶，使他有登堂入室成为日本人心腹的可能。他只知道，自己有地位和财富，一想到这个，他就高兴。

可是，他现在知道，瑞全给他送来一颗子弹。他不敢动那子弹。他想，假若碰到，子弹就会爆炸开，把他的鼻眼炸得稀烂。它闪着光，是那么冰冷，老在盯着他，他走到哪里，就跟到哪里，像是一个会动的眼珠。

他从没有想象过会受到报复，因为他从来不承认自己有罪过——犯过任何罪。如今，他突然就直接面对着死亡。那颗子弹就像一个雷，耳朵还没来得及捂上，就在他头上响了。他既不承认自己的罪过，也没有一点悔意。信仰宗教的人相信忏悔，因为忏悔能为他们带来希望，可是他没有任何希望。死亡的眼珠——突然出现在他面前的闪着光的钢铁子弹，不会放过他。

他害怕，害怕，还是害怕。啃啊，啃啊，他啃着手指甲，他忽然尖叫着，扑到床上。他用被子盖着脑袋。好久，他躲在下面纳着气儿，满身大汗。他不敢掀开被子。他感觉到死神就在被子外面等候着。

只有等胖菊子回家，他这才敢掀开被子坐起来。他把她喊过来，疯狂地搂着她，野蛮地啃她肥胖的胳膊。她是他的胖女人，在他死之前，必须啃她，踩她，只有这样，他的钱才算没有白花。

啃过了她，他扫视四周，打量着屋里的东西，计算自己到底有多少钱。他大声地嚷着：“我不能死！我不能死！”

他鞋子也不穿，就去抓来铅笔与纸，把他所有的家具、衣服、茶壶与饭碗通通都列在一处。甚至连扫帚与鸡毛掸子也列上了。数目列得越多，他就越兴奋，也越害怕。啊，要是他死了，这一切都留给谁啊。不能留给菊子。她嫁给他，图的不是他的钱财和地位，不能把东西留给她。

他再一次搂住她，把臭嘴贴在她脸上说：“你得和我一道死，一道死！”是的，他在棺材里须得有个伴儿，要不然就是死了，日夜里还会害怕。

胖菊子挣开他的手。他咬牙切齿。哈，她毕竟是祁家的人。她也许会再回祁家，嫁给瑞全。他必须先处置她。

他又看到那颗子弹，心里真是怕呀，怕！他央求菊子不要再离开，保证给她买好吃的。同时，他也和她商议，怎么逃出北平。

是的，他必须马上逃出北平。一旦出了北平，瑞全就再不能找到他。天底下只有一个瑞全。一旦到了别的地方，他就还能大红大紫，瑞全总



不能老跟在身后，除非瑞全自己没有敌人。

## 他的病假，引起日本人的疑心

但是，假若必须逃走，他全部的东西，怎么带得走？说实话，桌椅板凳是没有金银重要，然而，毕竟全是他的东西，不管木头的，还是瓷器的，都有着他的心血。假若要走，那么连厨房里的刷子都得带走。不，那可不成。假若带着几车东西，日本人肯定会阻拦他。

他忽然想到了招弟。他已经忘了她的美丽，只记得她是一个尸首。一股冷气从尾巴骨直蹿他的脖子。他必须走，必须走。他不能像招弟那样，变成一个尸首。

他担心，害怕，可是什么主意也拿不定。在夜里，要是听到什么动静，也许一部洋车爆了胎，他都会滚到床上，捂着脸，不知道自己依然活着，还是已经死了。

忧虑与恐惧，使他没了食欲，可是他强迫自己吃了许多东西。他必须吃，必须多吃，才会有力气抵抗。吃过之后，他消化不了，嘴巴更臭了。因为所有门窗紧闭着，一屋子都是臭气。一两天后，屋子就跟狐狸洞似的，气味臭不可闻。

他的病假，引起日本人的疑心。来一个日本医生，给他做检查。医生把门敲开。狐狸洞里的臭气，几乎把医生扑倒在地。他赶紧打开所有窗户。蓝东阳不敢向日本人提出抗议，但是绿脸上流满了汗。假若瑞全这会儿来了，那可怎么办好！他与日本医生，非变成和招弟一个样不可。

假若，在平日，来一个日本医生，他不知道会鞠多少躬，啣多少次嘴，会为纪念这个好日子，写多少首诗。今天，可是，他高兴不起来。相反地，他害怕。给日本人做事的，不都是给日本人毒死了么，不都是因为给日本人办事不力丧了命？他害怕被下毒。但是对于被毒死的害怕，并没有让他后悔自己向日本人投降。他只是害怕，会失去他的性命、桌椅，还有他厨房里的刷子。

医生给他开了消化药，可是他

不肯吃。像对待一个受惊的孩子，医生给他吃了药。

蓝东阳躺在床上，想着自己肯定要死了。他哭了出来。

药吃下去，他的肠子开始轰隆作响。他肯定自己给下了砒霜。他挣扎着从床上爬起来，又关上门窗，这才在屋子里感觉到心定下来。肚子舒服一些，他笑了，啊，不，日本医生没有下毒。他依然信任日本人。好，他必须找一个可靠的办法，逃出北平。

啊，干吗不？干吗不上日本去？那儿才是他的故乡。

即使是一条狐狸，也不愿进他的屋子，胖菊子就更不愿了。东阳，手脚不动地，躺在床上，需要她来伺候，可是她不愿意进屋子。他们俩的关系，就像公狗与母狗的关系。她不负责任伺候和抚慰他。

胖菊子也在替自个儿盘算。她觉得自己不伺候东阳，对他有什么不公。她知道，自己和东阳的结合，是因为他需要她的肥肉，而她需要他的钱财。她把自己的肥肉耐心地给他三年多了，不需要再特意去讨好他。她现在要想的，是怎么把他的钱弄到手。

假若她想离开，带走东阳的钱，就必须马上离开。她不能等到他的病好了。他的病，就是她的机会。

假若东阳病好了，与她一道全力“处置”祁家，那也是好的，可是她已经看清楚，东阳只是一个十成十的欺软怕硬的家伙。所以，假若等到他病好，她不仅会失去逃跑机会，而且也灭了祁家。嗯，干吗浪费时间！

而且，假若瑞全真的杀死东阳——一旦东阳死了，日本人必定会没收他的财产。大赤包的命运不是一个清楚的证明吗？她确实已经把到手的东阳的钱换成金银，藏在自己的娘家，可是假若东阳死了，谁又能说日本人不会搜查她的娘家呢。

## 菊子逃走了

她必须逃走，而且要快逃。假若现在就逃，不仅能保住藏在娘家的东西，还能带走一部分东阳的贵重

东西。他现在躺在床上，没法拦阻她。

假若，比如说，逃往上海或南京，带着到手的金子，还有这些年跟大赤包与东阳学的本事，她必定能够另起炉灶，做出新的事情。说不定，还能得到一个漂亮小伙子，给她作小白脸儿。是的，她必须这么办，就这么办。和东阳结婚的时候，她不是已经想到他们会散伙了吗？

但是，假若，她逃走以后，东阳请求日本人搜寻她，逮捕她，该怎么办？那可太危险了。即使日本人嫌麻烦不抓她，可还会为金钱来抓她。啊，最好是嫁给日本人。那就好办了——东阳难道不是仗着日本人的势力，把她从瑞丰手里抢来的吗？假若日本人把她从东阳手里夺走，那也不是“大鱼吃小鱼，小鱼吃虾米”吗？一物降一物。

可是，上哪儿找一个日本人呢？说实话，在北平，除了军队，还有二十万日本人，但是找一个丈夫却不那么容易，而且她必须立刻离开，没有找日本丈夫的时间。

她不能再盘算了。她必须马上离开，趁东阳半死不活地躺在那里，把所有贵重的东西都拿到娘家，然后，带上东阳的印章，把他银行里的钱取出来。

她带着最值钱的东西和钞票，把不太值钱的东西留在娘家，逃到了天津。

等到发现菊子逃跑了，东阳并不特别地想念她。在这兵荒马乱的时候，他知道用一袋面粉，就可以换一个年轻的姑娘。他喜欢胖女人，可是，假若女人的肉体可以分量来计算，他宁愿用两袋面粉，去换一个胖的。

但是，当发现菊子带走他的钱财，他就一翻白眼昏过去了半个钟头。他弄清楚，所有东西还都在屋里，银行里还存有菊子不知道的钱。可是，这一切都不足以使他得到安慰。他是连一个旧扫帚都不放过的人。

——赵武平  
(照片为：工作中的老舍)

全的可能。他为金钱而活着，假若钱没了，活着就跟死了，没什么差别。他不再害怕瑞全。金钱和财产是他的灵魂，为找回灵魂，他可以面对死亡。

天气非常地冷。灰色的云很低，笼罩着寒冷的北平。一阵小风把地上的纸片吹得沙沙作响，把墙头上干了的草吹得东摇西晃。东阳没戴帽，溜着墙根向前走，小风吹得他直发抖。

他来到大街上，打量着每一个走过去的女人。看着她们的服装打扮，他想走上前去询问她们。他想问一问，她们的东西，从哪里与从谁手中得来。可是，她们走得快，而他的腿又软，没有办法追上。他恨得咬牙切齿。

他也想去问问铺户，他们的东西是从哪里来的。他觉得，因为他丢了东西，每个人都应当有嫌疑。

开始飘雪了——大片的雪花，纯白的，无声的，仿佛玩着游戏，慢慢地飘落着。天色更黑，小风也停了，街上的行人加快了脚步。

## 东阳病得很重

不久，街上几乎没有行人了。雪越落越厚。东阳，头上落了些雪花，立在一个铺户的屋檐下，看着脚下的地面，慢慢地由灰而灰白，再变成白色。他恨这些雪花，恨它们打断他，阻碍他去抓回菊子。

但是，他不能永远立在那里。他有主意了，他必须回到家里，坐上他的汽车，先到菊子的娘家去，看看她是否还在那里。

他刚刚迈进一步，脚下一滑，摔了一跤——他想自己完蛋了。他摸摸脑门，湿的，流血了！他浑身都颤抖着。他可不应当流血。

他看看自己的手。哦，不是血，是雪。他长叹一口臭气，慢慢地爬了起来。

雪更厚了。地上是白的，而空中的雪却似乎是灰色的。雪花仿佛有很急的事，一片紧追着一片，好像纳着气儿，无声地落到地上。东阳的面前，是一张雪的帘子。他甩着双臂，往前冲走。他恨恶四下包围着自己的雪。他想用双臂把雪帘子推开。

他在雪地里走了许久，直到耳朵、鼻子还有双手都已经麻木，脚也不愿往前多走一步。他开始担心起来。他恨恶世界上的一切，但是最恨白雪，因为雪是白的，却不是银子。

转啊，转啊，他终于回到自己的门口，摔倒在门槛外。

东阳病得很重。忧虑，寒冷，恐惧，由四面八方向他侵袭。

他的绿脸，因为忽冷忽热的，有时候是灰白的，有时候又是紫的。发冷的时节，他的黄牙，不停地咬出声响来，他的寒冷发自内心，而他的内心，就像是一个冰窖。他的脑子很清楚，要使劲想一个计划出来，可是内心的寒冷，却让他的心思不能集中。他一心就想的是死。他怕死。越是怕死，他就越是颤抖。

然后，他忽然浑身发起烧来，思想变得很激动——像一大群蝗虫似的，狂飞乱舞。心中一有念头，他就会大声地嚷着：“我不死！给我钱！杀！上日本去……”

日本医生又来了。吃了药以后，东阳似睡非醒地闭上眼。可是，他睡得不停，因为心中并不平静。他忧虑着钱，菊子还有他的扫帚。忧虑折磨着他。他又醒了。

因为东阳长期生病，铁路学校的校长，另外任命了一个人。

(完)